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羊乃书 | 著



巫家胖达 | 绘

不能被放进行李箱的
都不是你真正需要的

迷羊的
欧洲地图



不能被放进行李箱的
都不是你真正需要的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斯羊的欧洲地图 / 羊乃书著; 巫家胖达绘. -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6
ISBN 978-7-229-09961-9

I. ①迷… II. ①羊… ②巫… III. ①旅游指南-欧洲 IV. ①K95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3163号

迷斯羊的欧洲地图

MI SI YANG DE OUZHOU DITU

羊乃书 著 巫家胖达 绘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人: 刘辰希

责任编辑: 杨帆 周瑜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胡新一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
刘辰希文化创意设计工作室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40mm×1030mm 1/16 印张: 12.5

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5 000

ISBN 978-7-229-09961-9

定价: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曲

凌晨五点四十，两个制服肌肉男领着我走进阿姆斯特丹海关办公室，他们打算盘查我的行李。

从北京起飞的时间接近零点，一路向西跨越时区，飞进连绵不绝的黑夜，如被暗网裹挟。满员的航班更是一场拥挤的灾难，人人都嵌在方寸之间，囚禁着彼此，动弹不得。左边的大叔，潇洒地脱下鞋，屈腿而坐，毯子蒙在头顶，鼾声阵阵。后排的小孩间歇性地踢打座椅后背，放肆地扯着我的头发，与她手中的奶嘴纠缠。

十小时艰难折磨，全身细胞被干燥的机舱榨得挤不出一滴水分，解脱的那一刻，如释重负。哼着得意的小曲，大步流星推着行李车刚走到海关，就被拦下了。

海关小哥从鱼贯而出的人流中，独独指着我一个人，勾勾手指示意我过去的时候，周身瞬间被不妙的预感覆盖。

房间里有一长溜儿专供行李检查的操作台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两手提起五十斤的箱子，与台面接触的瞬间，发出滞重的闷响。

解开密码锁，小哥不苟言笑：“好了，你去那边等。”

我站在一米开外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拆开衣物压缩袋，从缝隙里搜出所有药品。小哥一手拿着禁药名单，另一手翻转着药品外包装。他指着“石斛”，又拿起一盒治咽炎的含片，摆了摆食指，“No”。

后来才知道，石斛具有寄生性，很多国家都将其列入禁带名单。当下自知理亏，连不迭地又解释又道歉，种种最坏的可能迅速在脑中浮现：被关小黑屋？禁止入境？遣返回国？

小哥完全不理睬我诚恳的致歉，山一句海一句盘问起我的各种信息，没边没际。直到我耐心尽失，两位彪形大汉起身：“这些药你都留着吧，下次可别再带了。”

我一愣，然后顿悟，赶紧用手臂一拨，把摊在桌上的药全搂进箱子，“嗖”地合上拉锁，提防着他下一秒就会改变主意。

“谢谢，再见！”我头也不回，推着车就跑。

“等等！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我带你到出口！”

助理Carmen手举着写有我名字的小牌，等候多时。

这个金发碧眼的姑娘，带着早起的倦意，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东方面孔的我。她戏言自己是非典型荷兰人，荷兰人平均身高全球第一，男性平均185cm，女性172cm，而她一米六左右的身高，仅能穿行于众人的肩臂之间。

从地面的机场，落入地下的中央火车站，空荡荡的车厢，暗示着时间尚早。我打了个呵欠，火车门哐当一声关闭，寂然驶出黑暗的隧道。

八月将逝，大片的牧场草色正深，牛羊团卧在一起，如襁褓之婴，朦胧稚拙。十小时前，还戴着口罩跟北京的风沙雾霾负隅顽抗；十小时后，四处皆明净水灵，仿佛抵达了一个与过去毫不相干的平行时空。

他们表面的关系如此疏远，就像来荷兰这件事，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人生计划中。

道路固定可控，周密计划，谨慎执行，我一直奉行这样的行事风格。计划以外的未知，通通被视为不速之客，被长久地拒之门外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鼓起勇气，将它们迎进来。

那是春日和煦的京城下午，我在懒洋洋的咖啡香味里，收到一封邮件。嘀嘀的提示音响起，我意识到，面前只有两个选择。要么继续宅在一成不变自我天地里，闲云野鹤；要么在时间还未浑浊衰老之前，走出去，把自己扔进长天大地里摔打一番。

对新世界燃起的熊熊闯劲儿，与盘踞在旧生活里的安逸，如同火焰和海水，前者被后者扑灭，却又不断地死灰复燃，蒸发着它。我开始重新打量生活，打量被长辈设计的道路，与自己多年来的言听计从。

这种日子突然使我感到一阵后怕，越往前行，加诸于后背的负担将日趋沉重，而我们在众人的警视中，甩脱包袱，只会难上加难。

我需要一步，迈出这一步，最关键的一步。哪怕过去拥有的一切全部消失，哪怕世界不会对我温柔相待，哪怕十面埋伏、九死一生，也要用安稳无虞走下去的人生，去换一次探索和冒险。

于是，我挤在一群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中间，踮起了脚尖、伸长了手，往大使馆的小窗口内递进一厚沓申请材料。

十天前，一纸签证抵达手中，我如愿被派到这个欧洲西北的低地之国。

离出发还有两天，朋友约我去胡同里的烤串摊儿饯行。不大的店堂挤满了人，有穿着文化衫的大学生，也有西装革履的上班族，他们高声笑谈着往日的梦想，只字不提生活的艰辛。再过不久，将会齐齐蜷缩在被窝里，沉入梦境。次日清晨，又匆匆赶赴那令人不甚满意，却又不知从何修补的生活，夹在公车地铁前胸贴后背的拥挤

人潮中，遗忘昨夜的豪情壮志。

此刻，我总算将那豪情壮志，踩在了脚下。

油画般的风景向后快速退去，阳光跳跃指尖。Carmen把胳膊放在小桌子上，手支着脸，望向窗外，上眼皮止不住地向下耷拉。而我拖着已然疲倦的身体，心情却像亲临一场盛大的演唱会。大幕拉开之前，无心看向别处，手心攥着汗，全身微热，呼吸紧张短促。然后在毫无防备的瞬间，“唰”，全场灯光寂灭，追光直直打在舞台中央。所有眼神都被那道强光攫住，盯得死死的，一刻不放松。

那期待的，就要来了。

目录



22-37



10-2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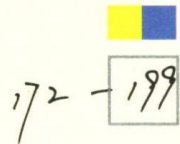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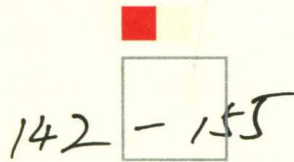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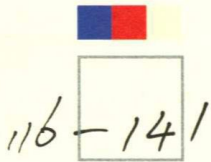
56-73



74-95



38-55



迷斯羊



欧洲地图



羊乃书 | 著



巫家胖达 | 绘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不能被放进行李箱的
都不是你真正需要的

序曲

凌晨五点四十，两个制服肌肉男领着我走进阿姆斯特丹海关办公室，他们打算盘查我的行李。

从北京起飞的时间接近零点，一路向西跨越时区，飞进连绵不绝的黑夜，如被暗网裹挟。满员的航班更是一场拥挤的灾难，人人都嵌在方寸之间，囚禁着彼此，动弹不得。左边的大叔，潇洒地脱下鞋，屈腿而坐，毯子蒙在头顶，鼾声阵阵。后排的小孩间歇性地踢打座椅后背，放肆地扯着我的头发，与她手中的奶嘴纠缠。

十小时艰难折磨，全身细胞被干燥的机舱榨得挤不出一滴水分，解脱的那一刻，如释重负。哼着得意的小曲，大步流星推着行李车刚走到海关，就被拦下了。

海关小哥从鱼贯而出的人流中，独独指着我一个人，勾勾手指示意我过去的时候，周身瞬间被不妙的预感覆盖。

房间里有一长溜儿专供行李检查的操作台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两手提起五十斤的箱子，与台面接触的瞬间，发出滞重的闷响。

解开密码锁，小哥不苟言笑：“好了，你去那边等。”

我站在一米开外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拆开衣物压缩袋，从缝隙里搜出所有药品。小哥一手拿着禁药名单，另一手翻转着药品外包装。他指着“石斛”，又拿起一盒治咽炎的含片，摆了摆食指，“No”。

后来才知道，石斛具有寄生性，很多国家都将其列入禁带名单。当下自知理亏，连不迭地又解释又道歉，种种最坏的可能迅速在脑中浮现：被关小黑屋？禁止入境？遣返回国？

小哥完全不理睬我诚恳的致歉，山一句海一句盘问起我的各种信息，没边没际。直到我耐心尽失，两位彪形大汉起身：“这些药你都留着吧，下次可别再带了。”

我一愣，然后顿悟，赶紧用手臂一拨，把摊在桌上的药全搂进箱子，“嗖”地合上拉锁，提防着他下一秒就会改变主意。

“谢谢，再见！”我头也不回，推着车就跑。

“等等！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我带你到出口！”

助理Carmen手举着写有我名字的小牌，等候多时。

这个金发碧眼的姑娘，带着早起的倦意，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东方面孔的我。她戏言自己是非典型荷兰人，荷兰人平均身高全球第一，男性平均185cm，女性172cm，而她一米六左右的身高，仅能穿行于众人的肩臂之间。

从地面的机场，落入地下的中央火车站，空荡荡的车厢，暗示着时间尚早。我打了个呵欠，火车门哐当一声关闭，寂然驶出黑暗的隧道。

八月将逝，大片的牧场草色正深，牛羊团卧在一起，如襁褓之婴，朦胧稚拙。十小时前，还戴着口罩跟北京的风沙雾霾负隅顽抗；十小时后，四处皆明净水灵，仿佛抵达了一个与过去毫不相干的平行时空。

他们表面的关系如此疏远，就像来荷兰这件事，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人生计划中。

道路固定可控，周密计划，谨慎执行，我一直奉行这样的行事风格。计划以外的未知，通通被视为不速之客，被长久地拒之门外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鼓起勇气，将它们迎进来。

那是春日和煦的京城下午，我在懒洋洋的咖啡香味里，收到一封邮件。滴滴的提示音响起，我意识到，面前只有两个选择。要么继续宅在一成不变自我天地里，闲云野鹤；要么在时间还未浑浊衰老之前，走出去，把自己扔进长天大地里摔打一番。

对新世界燃起的熊熊闯劲儿，与盘踞在旧生活里的安逸，如同火焰和海水，前者被后者扑灭，却又不断地死灰复燃，蒸发着它。我开始重新打量生活，打量被长辈设计的道路，与自己多年来的言听计从。

这种日子突然使我感到一阵后怕，越往前行，加诸于后背的负担将日趋沉重，而我们在众人的警视中，甩脱包袱，只会难上加难。

我需要一步，迈出这一步，最关键的一步。哪怕过去拥有的一切全部消失，哪怕世界不会对我温柔相待，哪怕十面埋伏、九死一生，也要用安稳无虞走下去的人生，去换一次探索和冒险。

于是，我挤在一群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中间，踮起了脚尖、伸长了手，往大使馆的小窗口内递进一厚沓申请材料。

十天前，一纸签证抵达手中，我如愿被派到这个欧洲西北的低地之国。

离出发还有两天，朋友约我去胡同里的烤串摊儿饯行。不大的店堂挤满了人，有穿着文化衫的大学生，也有西装革履的上班族，他们高声笑谈着往日的梦想，只字不提生活的艰辛。再过不久，将会齐齐蜷缩在被窝里，沉入梦境。次日清晨，又匆匆赶赴那令人不甚满意，却又不知从何修补的生活，夹在公车地铁前胸贴后背的拥挤

人潮中，遗忘昨夜的豪情壮志。

此刻，我总算将那豪情壮志，踩在了脚下。

油画般的风景向后快速退去，阳光跳跃指尖。Carmen把胳膊放在小桌子上，手支着脸，望向窗外，上眼皮止不住地向下耷拉。而我拖着已然疲倦的身体，心情却像亲临一场盛大的演唱会。大幕拉开之前，无心看向别处，手心攥着汗，全身微热，呼吸紧张短促。然后在毫无防备的瞬间，“唰”，全场灯光寂灭，追光直直打在舞台中央。所有眼神都被那道强光攫住，盯得死死的，一刻不放松。

那期待的，就要来了。

目录

